

讀書班 | 安大簡《詩經》討論紀要 (2019.10.2)

10月2日的討論主要涉及安大簡中“眾”、“芼（薳）”、“振”、“李”和“季”。

一、眾

董珊指出：“眾、終，出土文獻基本用‘眾’字表‘終’這個詞，范常喜兄據《儀禮》漢注有說，此外例尚多。”

二、芼（薳）

接續昨天的討論，張文冠在群裡貼出了他已經發表過的論文。他說：“剛才看到孟老師轉發的王寧老師在簡帛網的貼子，王老師認為‘芼’‘教’是‘薳’的假借。現奉上一篇17年的小文，當時認為‘芼’‘薳’同源，失檢了黃樹先老師的說法。結合諸位老師的指正和安大簡的‘教’，小文可以再做一些增補。”（記錄者按：張文冠《釋〈關雎〉中的“芼”》，《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》，2017年第2期）

三、振

孟蓬生提問：“所謂振字，从叢文，从凶。為何从凶呢，難道是吉凶悔吝之吝的專字？”劉洪濤認為，該字从“凶”，應該是“閔凶”之“閔”的異體。孟蓬生問道：“閔凶之

閔和吝是何關係？“蘇建洲引用陳劍的觀點做了回答：“吝’的這類意義，跟‘濬’、‘閔’等字的‘憂’、‘病’一類意義顯然也可以說是差不多的。很有可能，‘吝’跟‘濬’、‘閔’等本來就是由語言中的同一個詞所分化出來的。”（陳劍：《甲骨金文舊釋“尤”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》，《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》第4輯，74~94頁）孟蓬生對此觀點表示贊同。

四、李、季

王挺斌指出：“簡35出現了‘李’和‘季’，對應今本《詩經·召南·小星》‘嘒彼小星’之‘嘒’。整理者以為二字皆為‘李’字之誤。按，此說恐非。‘李’‘季’與‘李’形體略有差異，古文字階段並無訛誤例證。清華簡《命訓》第11號簡之以季’以及第13號簡‘季必仞’與‘季不仞’中的‘季’，在今本《逸周書》中寫作‘惠’。‘季’‘惠’不存在形近或義近上的關係，兩者顯然只能歸為音近異文。既然‘季’可以讀為‘惠’，‘惠’和从‘彗’得聲之字經常通假，那麼‘季’自然也可與‘嘒’形成通假關係。湊巧的是，馬王堆帛書《繆和》有引今本《詩經·召南·小星》詩句，‘嘒’正寫作‘惠’。所以，簡文‘季’字字形無誤，與今本‘嘒’是通假關係，而‘李’則是‘季’的形近誤字。一般說來，楚簡中的‘李’上部都从‘來’。而簡文之‘李’上部从‘木’，並非楚文字中常見的‘李’；整個字形與‘季’只差頂端一筆，其實就是‘季’字寫訛。”譚樊馬克則認為，季本來就是合口（撮口）字，合理演變應該和貴同音。

執筆：鄭 婧
審核：王化平
終審：孟蓬生